

雜志

宋

宜興段成務醫術精高然貪顧財賄非大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見之不可委平江守梁尚書邀之始來既回平江適一富人病來謁醫段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可療然非五百千為謝不可其家始許半酬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十兩為藥資段求益至百兩乃出藥為治數日愈持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為醫而

海虞別乘

佚事 雜志

九十二

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遂勅左右  
捽而鞭之既寤覺脊痛呼僕視之捶痕宛然還家  
未幾而卒 醫說

奔

當作  
昆

城湖女子紹興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  
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姝麗女子從二蒼頭來  
言欲備船過湖到東蒿塘看親遂解纜屆中流民  
稍默念如此美女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  
類大聲語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耶女  
不答亦不改容蒼頭獨怒目四顧轉盼間失女所

在蒼頭登彼岸不知所向俄有龍自北來所過大  
風發屋蒿塘民譚大公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  
耕賣酒頗豐贍是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  
輩負擔到其門少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  
衫持斧鉞長大獮惡以次而至其一曰我在譚家  
幹事汝等速去已而風雨大作沈八諸人并茶仗  
悉移置塘北洞庭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譚室宇  
器物米穀金帛席捲無子遺唯一常用秤插地上  
力拔不起一斗貯於糖甕後竹園一空一榆木極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十四

大蔽數畝根反居上而枝葉在下禽鳥以十數在  
石礎上略不撼損門下二舟飄落於十里外田中  
而三家男女悉無損害

夷堅志

常熟縣東北百里地名塗松有姓陸人業屠隆興初  
繫一牛始下刃牛極力索絕負刃而逸陸追之數  
里乃相及牛反顧以角觸陸腹穿腸潰立死

歷陽郭彖

睽車志

大梵隱語常熟縣寓客曾尚書下世已久有四子淳  
熙元年春夢告其長子縣丞曰我被天符為福山

嶽廟王地方交承之始闔府官僚當有私覲禮不可廢我東書院黑厨內藏佳紙數十張可畫以付外染黃印造大梵隱語敬焚之母忽吾戒丞既覺未以為然又見夢於仲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大梵隱語是為何經文吾不識也鄭曰此乃度人經之末章取示之仲曰無甚緊要顧何足為冥途助亦不肯用父言已而叔季同夕感夢二子嗜酒荒怠略不經意邑有陳秀才素游曾公門夢尚書至怒罵諸子以不孝欲懇於上帝痛治之陳不待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十五

旦趨往告猶且信且疑至三月二十六日邑人羣詣廟下曾之季子与三四少年縱觀行經西廂遇一婦人絕美注目諦視乃尚書也凝立庭下顧兩鬼摔仆地剝其衣叱曰不孝尚敢來此四旁往來人皆見季呻呼痛楚若不堪主廟吏炷香為致禱命左右送以歸迨反室昏无所知舍中百物皆無故自相擊觸必碎乃止明日縣丞邀法師陳國潛至家使魔法禁禦逐陳召集將吏測問曰非祟也乃尚書公以四子違命請於天而罰之陳令排備

酒饌設席堂上祝而祭焉家人悉見亡靈出現與  
陳對席陳懇祈數四於是得釋季良久始寤流汗  
亘體盡以所見為三兄及陳言之即日印此經五  
百本焚獻謝過

洪邁夷堅志

淳熙庚辛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郭有農夫  
過姓種田六十畝歲常豐熟過覬例免秋賦亦報  
旱傷自為計得明歲壬寅飛蝗大至首集過田禾  
穞皆盡而鄰比壤接田並無恙又有二田家東家  
守分常苦西家優害无已是年蝗虫盡集西家之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十六

田不入東家之界西家怪之乃夜以布囊貯蝗移  
實東田有報東家農者但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  
明日蝗復飛集西田東家照舊成熟

睽車志

胡子文常熟福山東嶽行宮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  
入廟望善惡判官對立戲掣惡者筆同行以為不  
可乃還之歸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判官拘君子文  
已醒甚憊沿路默誦金剛經至廟見兩人對坐西  
面者怒甚叱曰汝為士當自重何侮神對曰為狂  
藥所悞不自覺耳乞赦罪子文猶誦經至第三分

二人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  
一時酒失其情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人敢  
爾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賜更生當日誦  
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少懲以筆點其背曰  
去遂寤背生一疽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不輟宋朝紀  
朱二袋鬼板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  
子從外來連三四日寢昵體冷如冰知其非人遍  
村落測之了無踪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置之於  
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設意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十七

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  
汝同卧其間无它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  
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不應  
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視之已化為杉板取  
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叩門索命久之乃去夷堅志

伏虎司徒廟平江人江仲謀於府內飲馬橋南啟熟  
藥舖紹興五年又闢一肆於常熟梅李鎮擇七月  
十二日開張前一夕夢黃衣人聲喏持文字一軸  
云相公令投下文字江問何等文書曰是鎮中人

戶所居名次望官人題上簿江許之視黃衣一臂  
損爛出血明日以語人其鄰叟云相近錢知鹽宅  
東有一廟鎮人爭往來焚香豈其神乎江即攜香  
酒致謁見土偶駛卒腕泥脫落宛然昨夢所覩盖  
伏虎司徒神也立喚匠補治旋夢來謝且囑江勿  
用偽品藥雜於劑中誤人服食因而可積陰功江  
感其說收市良材不惜價值而所貨日增

夷堅志

宋文信國手書寄妹三詩邑之錢世恒藏於家其前  
云收柳女信痛割人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十八

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  
中有過淮亂離歌邳州哭母小祥三詩今錄去言  
至於此淚下如雨其後云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  
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干  
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之嫂嫂氏  
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徐  
孀以下皆可道我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  
天數奈何奈何 又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  
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此一本仍可納之干二

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妹其詩載指南錄中

吏隱錄

匏菴吳公寬跋云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鳴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余盖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嬖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与其妻妾子女决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痛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又云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舊筐篋書翰叢

海虞別乘

雜志

九十九

積見此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卮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驚嘆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

常熟雙鳳鄉

今屬太倉

有玉芝祠至元時道錄周靜清者

道術著聞張真人某親往訪焉時周有爨夫出觀真人見揖之曰先生何以在此周愕然曰此吾家老蒼頭何辱禮至是真人曰此純陽先生而君不識耶語未卒爨夫趨入周踵其後忽不見真人言

猶在門外周出惟見一丐者還白真人曰此正呂翁也追之復失去周為悵惋不已居无何祠中產白玉芝數十本故雙鳳有迎仙橋并雙鳳福地及遇仙橋碑文皆真人書也真人嘗煉丹於雙鳳去而封之曰俟吾還乃啟之道士誤啟之有雙鴿飛墮湖中鑪罄矣至今湖中時見赤光焉周能役使雷神嘗命其逆風行帆雷神怒擊殺之

說聽

元

海虞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强有孫文載娶邵玄

海虞別乘

雜志

一

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圃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黄无际乃言曰吾家花圃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比斯亦務本之言也宣慰父某為宋福王府管莊田人至宣慰日益盛大時澱山湖為潮沙湮塞大半曹氏占為湖田九十三圍凡數萬畝相傳其倉中米囤凡十二行每行一百二十枚又一所少差亦十二行行八十四枚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郡邑官又為之驅使時有人以謀反不法事告於江淮省蒙古臺



某丞相丞相受黃金二十錠坐其人為誣告丞相家奴二人索酒資於曹曹曰我以金二十錠與丞相更有何物與爾輩家奴歸告丞相大怒出所賂金於堂上凡曹氏主僕即收捕之曹有一子號十提舉獨單騎北走至燕都謁右丞相聶某聶某為之計約為婚姻乃入奏江相某取要臣姻家金錠二十上怒命繫丞相赴京取問遂服罪曹氏獻糧萬石遙授浙東道宣慰副使有司於獻字上增歲字以是歲歲趣趣之子孫為之破家厥後有司以湖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

田散佃於鄉民以足其數先是大德皇慶間鄉人苦其豪橫有作對偶云雪灑荒郊白占田園能幾日烟迷曠野黑漫天地不多時之語北人目之曰富蠻子朱清太倉人張瑄居上海二人本海寇元初就招安即為嚮導攻崖山諳識海道漕運江南糧不旬日達燕遂有功朝廷付金銀牌而許其便宜除授凡在船水手得力者皆投朱張官宣慰張之子官參政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鉅萬萬計每歲海運伴稱沒於風波入番貿易勢傾朝野江淮

之間田土屋宅鬻者心售於二家他人不敢得也  
張參政嘗夜過曹宣慰所居里中相惡爭鬪張氏  
遂於曹氏宅前鑿河道以報之毀其外門事聞於  
朝旨下賜楮幣二千五百貫命本郡官營辦筵宴  
以平二家宿怨復其外門厥後朝臣有言朱張二  
豪豪橫罔上結連外番有無將之心遂誅之籍其  
家寶貨不資元江浙財賦提舉司即二家之資產  
農田餘話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比鄰有人夢神人披髮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一

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  
飲一盃至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  
年當免其疫既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  
遺獨劉舉家無恙

三恪曰將仕公予先世也戒食牛肉事聞之家  
大人至今子孫世守其訓吾家五世以來素無  
疫症其不食牛肉之報歟

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  
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

原至於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即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與親迎輒徒步以注者蓋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福山曹氏富甲一邑人以百萬稱之至正乙未張士誠據高郵次年正月士誠以淮東大飢謂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衆肆攘掠曹氏一夕而空遂陷常熟

平吳錄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二

至正十七年丁酉五月士誠自號成王改元天祐國號

大周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江路為隆平府立省院六部百司二十年秋八月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於平江設其官屬

吾邑海鄉之種木棉寔始於元季其種由松江傳來蓋中國惟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

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元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績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絜花各有其法人既受教競相依倣家既就殷嫗死為起墓立祠焉

輟耕錄

按吾邑種植木棉紡績成布蓋自元末始所以宋寶祐元至正間志並未載木棉云

明

徐昭者國初莫城人也家臨河河嘗有一打生船泊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四

焉徐善遇之船人素飲其德思所以酬之而未能也一日其船離河久忽相遇于莫城之野船人曰大德久不報今君移船遇此此天意也發土三尺許下皆銀取銀裝徐船以為報我亦從此謝打生業矣蓋此地為晉元帝時青州地州徙庫湮而銀即青州庫中物耳今尚有青州橋也此亦可補志乘之遺

私志

國朝承胡俗貪縱之後法用重典為士者多樂田野罕事進取甚至縣學弟子員不備往往責人保充

嘗聞家嚴言洪武時縣檄姚公伯善應試公衣襟  
襖逃田間兩手拄耒而戰慄猶為里胥群粹而去  
竟列高等舉孝廉授職工科都給事中

自紀

洪武二年初河陽民朱蝦蟆聚衆為亂夜突入劫庫  
將據城叛邑令李公彰調民兵平之蘇州太倉二  
衛聞之變提兵來將屠城彰持牛酒犒師曰賊已平  
良民無預也公等宜還師未幾高皇帝遣王御史  
來視城邑如故人民安堵迺趣解兵民賴以安

自紀

故老相傳吳文恪公樹綽楔於李家橋不擇日有術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五

士曰是日犯七殺宜避忌公不聽及坎土果見七  
蛇衆謂此七殺之驗也公命棄其蛇於數里外迄  
今李家橋三里內外居民不祀土神涵過其地詢  
之良然

陳德涵附志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止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輒四  
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扣之  
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  
旦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  
富人劉以聞則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

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母  
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乞命  
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於道旁柳  
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  
有一鱸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問其家  
子死矣

姑蘇志

吾邑林黃合譜黃給諫鉞從女弟適吳本以節聞其  
兄林剛伯疏請於朝乞表其閭上賜翠花二壓步  
二壓步褰帶以下飾今不復見

私志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六

景泰間歲運悉由於海自吾邑福山港達維揚動遭  
颶厄溺者萬計有漂江達於奚浦諸處奚浦人錢  
洪恒命善游者拯之

錢氏譜

成化間禮尚書四川劉公岌年六十無子妾生一子  
夫人妒之斃而委諸隍間一部吏過之聞啼聲察  
之為劉氏子持歸與己子並育數歲鄉人吳主事  
某知其事以告公公遣禮幣迎歸試使認其母於  
諸妾中子竟就所生者母亦以子體中數黑子為  
驗後以蔭授中書舍人岌醇謹士也人謂宜其後

者都御史劉公果言之其吏為蘇常熟人

近峰聞略

錢曄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曄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既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曄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喚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曄寓適曄亦方宴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曄至是每短曄於貢貢既深惡曄得何言益怒於是事收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七

曄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為友見曄敗有齒寒之思各助曄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曄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智能者貢之本既發上道曄家人隨焉詐為附舟者與賈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辞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本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勘鄒特欲扶曄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曄之在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曄貢不肯曰是何得

好死獄中貢意盖欲顯戮曄并沒其產也及鄒既為曄獄久未成曄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与曄皆就道北行初將朝審時方嚴寒曄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与飲裸冷欲僵莫能發一語曄則飲酒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詞不勝貢至刑部尚書某曰楊知府治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尚何言初曄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曄事但言以都事与知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八

府訐奏事勢相等又曄与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曄皆為民吳人寃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曄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盖幾千言語雖俚鄙皆述寔也詞多不載貢既去郡甚貧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近始即世曄死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曄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為江南冠嘗於池上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



焉客既集則去橋不得輒去亭皆四空嫌日色蒸  
照則取大方舟寔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  
至牽而障焉

說聽

楊太守貢初至祀吳泰伯廟而錢曄寓其旁錢例  
授浙江都司經歷奉茶入獻同僚為道其賢貢一  
訪焉他日以詩贈浙江翁都指揮紹宗紹宗顏之  
於堂何指揮者惡曄言於貢曰翁列公詩善矣奈  
何與錢曄同懸曄部民也敢與公等貢大怒亟入  
翁家自持其詩以去未幾曄奴以雞腸擲其鄰寡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九

婦家婦謂其挑已訟諸府貢挾前忿捕曄下獄廉  
得其賊殺不辜事將論於朝其兄所為之經營而  
曄不愛其貲以賄當道巡撫而下皆有所贈於是  
監司奏二人同僚不睦下獄及御問曄襲裘而入  
貢寒甚噤不能吐一詞遂誣服罷官不平者作長  
歌叱之或言周岐鳳所為也

陸氏詩紀

附錄楊貢字彥魁樂安人正統己未進士任石埭  
知縣以治最陞監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景泰甲戌  
按治蘇松常鎮值歲大飢以便宜發兌軍米數

千萬石計口賑急民賴以甦上章請罪賜勅褒獎  
陞蘇州府知府輕徭役蠲逋負民謂之楊青天郡  
有富民錢曄者武斷鄉曲貢取實於法都御史崔  
恭庇曄劾貢欺罔坐免官給事中馮昱御史陳選  
疏貢無罪不報民皆稱冤休老於家介然自守不  
以事干官府號雪艇有文集

撫州志

按錢曄事所載異同如此大都銅臭大猾橫弄  
風雨一時如劉以則者皆朱家郭解之徒為之  
揮金納賄撫鎮大吏與大司寇皆受莫金抑廉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

吏而黨豪民天日為之晦冥矣當時古道猶存  
而法司有此讞法舉朝無一人指摘亦異事也  
然曄馬尾兆禍竟斬厥祀謂非天道哉

常熟一農夫農時縣令下鄉從吏某農故人也邀入  
室厚具以款吏且曰吾積歲稔業頗進益君侍縣  
官敢以全家相托吏輒利其財還縣囑犯盜死囚  
誣農窩主農墮其計委命於吏必能覆己也因而  
傾家未幾吏病死農白晝見吏入室農曰怪哉其  
人已死復能偪我乎是夜農家生犢犢腹有白文

宛然吏姓名云

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者以手圍  
庭柱團團轉試之隨應聲曰脚踏樓梯步步高又  
有出櫓人二字者即對以扇子嘗夜坐庭中從兄  
指紫微星令屬對應曰黃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  
苑聞鶯結句云君王厭聽如簧舌莫向金門弄晚  
聲人多傳之

戒菴漫筆

常熟人許九朝性好鬼神中年患癩手足半瘓猶為  
人降仙一日大病卧床席見二力士入室乾紅抹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一

額容貌猙獍各以一手挿九朝腰間挾之而行數  
十里未嘗履地視力士足亦虛走甚疾如飛既至  
城進見主者主者曰此非許九朝也此人尚有二  
年陽壽九朝聞之因大呼冤求還主者命釋之遂  
得更生數以告人人輒寬解之許曰冥官豈妄言  
哉後二年果卒

志怪錄

成化壬寅夏常熟民妻一胎得三兒皆生全巡撫王  
尚書恕以為瑞將草奏奉命允明檢尋故事因知  
之

志怪錄

常熟縣治弘治二年八月災邑令祝獻重建九年楊子器復譙樓之壺漏十八年計宗道重脩縣治而以壺漏寢失其法而脩正之

楊循吉

按吾邑壺漏盖唐宋間物楊計二公脩之耳向度譙樓人罕見者萬厯丙午邑令瀛海耿公橘實之縣堂兒童父老以得見古物為幸余亦隨衆觀之蒼然黝然信數百年物也後竟為耿携去耿無子歸未數年而卒橐中裝為族人攫奪一掃而盡壺漏亦不知屬之何人矣慨哉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一

常熟人陳朴弘治二年以病死其子陳懷苦击於柩旁每闕搗門牖然後就寢一夕方合目忽行至一官府前頗嚴怠潔門上榜曰福宮真境懷裒哀瞻望久之一人若曹司胥掾從中徐步而出懷進揖請問此何地也其人不怒拒好謂之曰此中乃託生案也懷愕然知為冥司又悲問曰吾父死在此乎其人曰凡人初死先至此主者即評其在生之善惡定擬輕重然後送往城隍司乃復送來決治耳懷曰吾父為常熟陳朴死幾日矣今在此乎其

人曰爾父適已評過正送城隍處然汝父之評頗善無繆綫之苦但遣人押伴散行而去想不久當來矣懷又懇曰蒙指示甚感吾欲往彼一候探可得去乎其往途安出其人曰不妨去看指路與之令行懷乃依教前往果到城隍廟前逡巡得入廟中漫循左廊入忽見一司發出一人視之乃父也有一夜义押之果散行出廟見懷大驚曰汝安得至此懷曰思憶大人適見託生案官人說大人在此故特來相覓耳父曰然則可急還矣出廟可忽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三

忽西行慎忽東顧顧則不返矣又曰西葦僧負吾錢若干吾忘語汝今已訟之得理矣懷受命趨而出其父隨之在後懷以思戀故数数回首父則屢呼促之使去夜义亦加叱詈懷終不舍直同父至先處門外夜义又顧其父曰君雖無大罪然應須繫頸而入不然官司只以我為受君賂累我非便也父便從之夜义以索牽縛訖懷忿謂夜义曰我父無罪適來此中官人已与我說是散行料不責汝汝何故凌辱吾父乎夜义大怒罵懷曰此自是

我公事何關與汝汝豈應私在此打攪官司我尚  
不發汝汝罪不可言乃敢反與我爭手懷益怒逕  
毆之夜義舍其父與之極力相撲既久懷遂寤與  
夜叉相持而起立於柩前奮臂角蹴大號呼房中  
家人等驚起往窗隙窺之見懷手足蹶張背壁挺  
立若被人托住者而丫不見鬼懷口中尚強厲曰  
我不怕你忽高叫蹲倒於地曰不好了我被渠咬  
壞脚股矣家人方推入夜叉急排闥而出亦不見  
其形但聞出戶聲徑升屋而去瓦厯厯踐踏響久

海虞別乘

雜誌

一一四

之始寂秉燭視懷但一足上已為嚙破血流滿地  
呻吟痛苦明日覓藥塗傅良久始平其痕正作對  
穿四齒之刑形而其形三角蓋撩牙故也已而懷往  
西庵僧處索錢匿之答以無有懷曰料不久爾必  
受報未幾僧果死焉

祝京兆志怪錄

常熟北經堂虎聖菩薩往時甚靈蘇州太守某有女  
為妖所憑日漸羸瘦而腹若有娠太守鞠其為妖  
也牘下各縣募能治妖者牘到縣以虎聖之巫往  
巫兄弟二人同行神憑其兄右手仗劍左手持燒

紅鐵鍊入井中去弟亦隨之入頃之滿井血沸提  
一鯰魚首大如籬而起復下提其弟而出迺入房  
中以杖櫟女子之腹湏臾打出小鯰魚桶許而愈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  
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覬久得利乃賊而蔽之乳  
醫周媪者為余言曾為人家看產兒有四頭聯綴  
一項驚懼殺之媪秘其家姓不肯道 庚己編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 其家凡家有所為鬼語  
於室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五

第不見其形闇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家婦宿火於  
在伺其言急發在燭之止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  
尺其上彷彿如人者迤邐行去 志怪錄

常熟之直塘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  
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  
可餌一旦召語曰聞爾有幹局者何乃坐守困窮  
吾貸爾錢販布如何夫幸甚即以資易布使商於  
臨清錢遂與婦通豫居貨以待其夫歸歸一二日  
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夫了不

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詈為發其事夫忍恥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慙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為盜殺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鞫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懾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今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歛服少時大雨如注闔縣懽呼以為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六

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居歲餘有劫盜十餘人入獄錢以酒餽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為我認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及被訊時具歛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辯太守新蔡曹公鳳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為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要津為內援竟以盜辭為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是日天色清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



傳以為異事由此觀之天道甚邇可謂茫茫乎

說聽

蘇州衛百戶馮升今年春承上司委往巡白茆港一  
晚方駕大船出哨昏黑中忽有光炬數百枝在其  
前視之有數舟人物亦將數百皆獮惡兇勇馮以  
為巨寇也急鳴金鼓整衆持戈鋌而進既將接則  
羣船与火一時沒入波中馮等方驚而倏忽間已  
過其沒船處矣回顧則羣船人火又出其後乃急  
回棹甫近則又沒俄頃又出其前處數四不停馮  
絕疑思以為必鬼神也遂戢衆而返至館舍則所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七

留守舍奚童已反接縛柱間滿身皆塗泥噤不能  
言矣細視之背有泥書三字曰還不去馮益駭恐  
懼他禍乃託事白於所司而解役焉

志怪錄

陳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  
殺飮如雞鷺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  
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螯湯以螯小不堪盡棄之  
水狎一妓為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拋水中重  
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  
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纊自給隣翁憐

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荳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  
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曰汝  
又殺我矣

陸容菽困雜記

常熟王翁卧疾枕上分明見一阜隸持白牌至云一  
名王主事其次即王翁名也阜叮嚀而去翁語其  
子以故曰吾其殆乎王某者以進士官主事致仕  
素强壮無疾其子使人伺之方入城訪客曰夢不  
足憑也翁亦訝其妄是日主事訪某僉事不值久  
候於家又不至素与館人之妻亂其日遂服媚藥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八

与婦同卧適僉事至問何不出曰方醉卧僉事曰  
此其旅次吾入見之何傷直入卧内婦匿牀上主  
事披衣起陪而陽道酷壯坐久不得交僉事去即  
大呼悶地而絕翁聞之曰冥司不悞也明日亦卒  
聲雋

弘治十八年春民訛言狐狸精至恒作六七儒生入  
人家夜取小兒心肝食之或傳其家曾見某處被  
爪死皆妄談也而人皆懼不敢開門而寢至風聲  
犬吠皆指為狐盜賊因空西瓜而帶之或以猪脬

畫人而夜入門隙人散盜得竊物以去人猶謂狐盜去非人所為自京師至江南凡一年許乃息是歲孝宗晏駕

声雋

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焚火凡三日始熄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巍然獨存迺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逼二人窘怖無措素事斗神但叩頭求救湏臾見朱衣者七人立檐下舉袖揮之火應手而散七人忽不見姑婦拜起四面則幾無一椽矣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九

陸貞山庚己編

正德二年民間傳有狐魅所至折竹相擊禦之

正德二年劉瑾連逐禮部尚書李傑

鴻猷錄

正德三年夏旱予邑太和里農人皆灌苗於野日在未申忽有雲從西來冉冉漸近雲中有紫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擁之不能見人皆喧呼從之雲中人回顧良久至虞山頂滅高坡異纂

正德庚午夏景丞衙中蓮開一蒂三四花

蔣

梓集

吳偉江夏人齠年時為湖省布政錢昕奴侍其子於

書齋顧獨不好弄日取筆墨作人物山水之狀其家人白請答之昕召試其畫良有形似乃曰若欲作畫工耶即与筆札厚給養之弱冠居金陵遂致盛名即小仙也

陸氏詩紀

孫溥少任俠陸博不事家人生產傾囊不恡一夕失意而歸見妻紡績篝燈熒然每移缸撥燼溥卧而注視之問妻曰缸胡數移妻謂之曰爾何知炷久則燥燥則膏易盡故移溥憊然自失起撫膺曰我誤矣我誤矣金盤一擲詎惜百萬卿迺顧惜錙銖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一

予非夫也因誓不博塞謝絕諸游俠少年綜家教子子技桃至曾孫道生性元孫鏡皆以文學名家溥与先祖夢白翁為割襟姻家大人每言之

梓人造魔最為可恨宜服上刑吾邑海鄉參政王銘葦公鼎之宅其子孫貧而售人梁棟間拆出一物虎首而蛇尾長數寸餘又敗筆一枝俱以鉛為之又一家拆屋得木偶持拳而不分指足遂世出癩疾而恒多鬪牆云

自紀

邑侯計維中因歲旱禱雨不應焚各殿神像十二位

於致道觀

先祖夢白翁紀事

正德末戶部遣部郎征逋租其坐各縣日恒少坐常  
熟恒多前後榜死百餘人破近千家血流臺階時  
時掃洗而所徵不能半他縣無若是甚也前太守  
徐公常嘆曰奈何府事強半嘗熟此皆近跡有文  
可稽有人能記則以各縣較常熟斷可識矣 常  
熟賦額四十八萬聞又重增於文襄所定矣後分  
隸太倉凡去十二萬所留才三十六萬而近額迺  
五十一萬無所分顧少分之顧多弊甚曉然

祭酒  
陳琴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一

溪集

陳都憲察為諸生時居父喪甚苦令楊子器奇之為  
察誌其父墓又諸生余銘有至行死於貧令劉乾  
享買地營葬為文祭之萬厯間布衣顧耿光嘗從  
令段然盡力溝洫死而段誌其墓皆異數也

予目覩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楊憲副  
五川先生真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璠一  
世而不幸頓散於孫楊當垂沒而盡棄於不肖之  
子其事之顛未有足以昭世戒者姑為記之錢之家

孫夢玉本胄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  
夢圭不肖与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縣令上虞  
葛桷姻親葛貪酷人也曾有所屬於玉未厭已銜  
之矣而圭又促所延師下之石會徵舊糧銀玉与  
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持本名完券為證辭氣侃  
侃葛怒遂報執家事任長之說坐以侵誣立杖庭  
下欲判永戍有縉紳匍匐往解葛稍寬繫於縣之  
麗譙中玉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藏而  
東湖書院之圖書狼藉委擲為之一空矣余与玉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一

善後一年往慰其家瓦礫間猶見哥窑水滴香爐  
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  
海山雖羶於求田問舍而亦間及吟詠每詫楊之  
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懇求顧楊一日陽許諾錢  
治具俟之不至卒亦不解楊之絕已也又卜日腆  
設踵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探者已  
報主整冠矣中途遇老醫門醫迓少憩入坐楊亦  
云當即行探者又報主出肅矣醫倏設醴飲輒微  
醅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舒面目於是思甘

心於楊靡所不至遂謀其庄鄰鬻以爭田鬪殺鏢  
楊公子於屍旁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  
鬱不自得以恨死屍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為  
其甥松江莫是龍携其珍以去而餘所存半為好  
事者賂其蒼頭買去半為親友散漫袖竊乃膏梁  
之子懵然不知也子後依棲於余鄉周氏有見其  
以繡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勅命錦面与家人婦  
令人不為五川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湖五川皆  
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人士林中盛事而皆不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二

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永戒君子尚其鑒  
諸夢圭隨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於影響

矣  
戒庵漫筆

余者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略窺  
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駭愕其甲  
第庄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田畝三萬有餘財貨  
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  
艷畫船牧廐之盛莫可殫述數日間悉為鄉里豪  
強輩羣起而分拉之若許庄若馬路庄約其屋之

數俱四五百間高牆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搶拆一空即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報者或稍留十之二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庄者乃余家故物余目覩地方效尤屋材樹木米穀椅桌闢然瓜分而去余仲弟稍稍護持終久歸諸豪矣揆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祇其世居傍江鹽盜出沒逮健僕壯子恃勢放恣一等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敗露人皆稱窟穴騰播人耳疑信無

海虞別乘

雜志

二四

憑遽為士流所唾罵怨家又起而裝誣之以致上官亦駭於耳目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纏蔓結僕輩悉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為幸於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瘐死胔骼暴露不收田宅豐貲特身外物耳奚暇爭執耶一旦有此大變或謂足以懲官豪之縱肆云時嘉靖丙寅之春三

月

戒庵漫筆

先外祖庠彦岷瞻周公光燾家一夕鬼車鳥為驚飈



吹墮庭內哀鳴竟夕其形九頭肉翅一巨首在前  
八首分列兩旁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時  
周氏方滿床牙笏而邁此不祥未幾家遂衰落

封君錢君亨好義樂施其家中圮環廬喬木數千章  
族豪有欲翦其半者公弗與人曰彼願厚值胡弗  
售之况其勢可不懾乎公曰吾適有窘堂廬可買  
木之喬者不買也人曰何故公曰吾祖自頤軒公  
來殖德多矣子孫宜有興者堂室可歲辦而木之  
干霄者不百年不能也族家為汰已甚後將崩居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五

久之其子岱登隆慶辛未進士為御史兩典文衡  
孫時俊登萬曆甲辰進士為憲副孫裔肅領乙卯  
鄉薦子孫蓄秀為吾邑之冠焉族豪果再世不振

自紀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東塔寺中有海夷數人云失風  
而來者其人並無兵革在佛殿內皆蹲踞見人則  
合掌向口摩搓而口中曰呵呵久之乃去越一年  
所而倭亂大作始知前日之來為探虛實也

周孝子墓在縣北三里許父百十點檢母朱氏在焉

嘉靖中葉夢萱家僮某鬻子者販薪為業折損梔子樹墓丁逐之毆墓丁不遜僮見陰隸繫其手捽之而趨足不履地至廟及接而跪從空扶之叫號痛楚神附體語云吾先墓在山神爽每朝於墓地祇為我守視數百年於此矣恒惜宰木之凋殘爾乃損我方長之物耶必不汝貸社衆率葉請更封植乃舍之三日晨更縛去呼墓丁面讞葉復搏顙遂釋之舊聞孝子故宅在唐市東名市澤潭今沒於水相傳族姓在莫門塘九月二十一日為神誕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六

祀者最盛赫然靈感云

又樂工子某姓者入廟戲拔神前沈判官筆忘還走至中街筆屢躍袖間神附語曰吾掌書記筆不停揮爾拔筆去失記多矣尚念鄉里不太禍汝不然攝汝罪汝衆鄰里忽聞悉索聲為叩頭請命始醒涵少聞先大公父云宋建廟時塑判官像既成或戲曰誰為判官有鄰翁程姓遽應曰我為之是夜無疾而逝見夢於人曰我已為判官矣今巫者必祝曰學前程判官盖本於此

德涵志

顧庠士因喪父購一地於拂水之南將瘞周垣夜夢  
七白衣婦人跪於前遂驚寤疑其地未盡善晨往  
觀之見北偏稍隆起訊於墓丁曰舊有寡婦葬其  
下年久而塚沒子孫秘之而售今欲營葬宜先安  
之君感夜夢之異剪半婦之不追其直仍為闢隊  
崇塚一夕復夢七婦致謝而去顧君博雅好學內  
行醇備寔稱賢士云

楊舍居民蘇敏本蘇州人負販累千金死未幾其子  
某為牙僧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為邑城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七

布商何三痴賃居何因歸鑰其室蘇於十二月二  
十六日遣子二郎守所晒穀於場中二郎年十餘  
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  
聲挾門而入無見聲出櫥內櫥亦何所鑰復挾  
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紮縛數圍草索即平  
日備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答曰適坐門首見三  
四人從外來捽我由戶檻下猫竇中入欲殺我賴  
公公在此懇掾尚未下手今見人來四散去矣公  
公即死之蘇敏也因挈之出夫青天白日之下忽

投童子於扃固無隙之櫛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乎不踰年貲產皆為人所有然二郎竟亦無恙此得之於親見者所述不誣

戒菴漫筆

南門外豐樂橋不二里而近建一神廟廟中飛瓦走石人無敢入社則迎神出祭祭畢則舁神以入有識者曰此其下必有伏屍呼衆發視白骨不可勝計座之莫門塘崇遂息故老云倭夷倡亂時屯狼兵於此一旦馬頭瘟死者大半藁葬隍中夷隍成陸因以立廟棲神幽魂無歸故時為崇座之高原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八

鬼得所依鬼亦擇居可發一笑

顧山民某不孝於母辛酉歲荒給其妻曰我只得送母到姊妹處度活幾時乃以舟載母至中途簸之水中歸告其妻曰姑在小姑處家歇半年去候一日夢雷神欲擊之次日果風雷大作倉皇欲避其妻曰痴人我以大缸覆地上汝蔽其中如其言仍以小甌墊缸口令得通氣俄而雲收雨止其妻呼曰雷陣已過今可出矣呼之不應啟之不見遍覓之已震死在遠田中矣

邑東北去縣三里當虞山之東有經堂相傳唐人供佛於此宋周孝子之孫道信迺益樹屋脩煉其中能入定出神靈異彰著皆稱仙翁既沒人每夕見之俗益崇敬過是堂者必手加額國初諸父老身歷大亂懷刑尤切過聖節如來老子誕或父母忌辰水旱疾疫各携兩教經就堂禱禳又各懸祖宗氏字於側為齋以資冥福堂故名集福永樂間拓地鼎新唄梵鈴磬聲不絕最為吾邑幽勝地正德中復圯諸善信復新有祭酒陳寰記

陳琴溪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一九

許浦間江岸忽崩數千丈其下出一石橋製甚朴古其上有太平橋三字長亘五丈許濶三之一隣僧募置庵前相傳沙田及民舍尚離岸二三十里今漸移於西南百世之後不識何景象也

自紀

吾邑東倉民家有以升斗為業者每以水泔米然後鬻之如是積年一夕雷震其家奔避不暇次日延東觀道士華履積禳之華云且無煬竈必有天書在釜底履禎同其人急揭視之乃米中用水四字其字總豎一中柱而後篆文於兩旁字形精妙難

於模勒所謂天書雲篆也其人視之駭汗浹背搏  
顙求哀履禎乃為襪之若經火燎竈不復見矣履  
禎親為家大人言之 自紀

文村季氏自宋元來族聚甚夥指以數千計嘉靖中  
觀潮江上見一古墓巋然水啣其址墓旁孤懸一  
家訊其不徙之由其人曰墓大必有藏物俟其崩  
而取之可以得志它日遂崩獲物甚夥喧傳遠近  
季氏往觀之見石版仞許摩娑讀之則其先世誌  
銘也遂舁而歸墓址入江矣吾邑人家多不識先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三

世祖墓間有識者亦不加之意實有家之缺典知  
十世之墓者萬不能一知五服之外千不能一季  
氏之墓不出於鄉而子孫尚不能識况其遠者哉  
甚可慨也凡族之長且賢者必誠子孫謹司祖墓  
誠慎終之先務也哉 自記

趙文敏公与余邑文村季氏有姻誼世傳宋朝冠帶  
文村季季盖宋之望族而文敏以帝胄皇孫相与  
為姻今尚多文敏真跡子孫相傳以為家寶

邑民丁某身長多力人惟以丁長稱之出没江海以

販鹽為業時當八月颶風大作舟不能泊隨風飄至一山山中林木茂密夸人居其中然短瘦骨立狀如猿獠採木實以為食見舟至乃以竹筐數枝盛實於岸趨而避之舟中之人取而嘗之其味似棗其大如梨食之可以止飢遂盡取之每筐置塩一斤償之其人得鹽相与啣啣然如喜狀復持木實至与之相易因得四五石許藉之以為糧風止乃得歸焉

家之將衰應有先兆余姑適草蕩周氏者其家母雞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二

曾卵一雙頭二尾四足之雞又一鼠抱頭立行數百步未幾而家頓敗

吳縣學生計恩為人頗剛直明敏館鄉人韓湘家一日當午偶隱几假寐恍惚見二隸自外入謂恩曰奉命請君恩起隨之至門則騶從赫奕滿道併有捧朱衣金帶以進者恩便著之升輿呵引而行到一大官府有金紫數輩出迎揖讓而入坐於堂謂恩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便請速赴復送出門而覺乃曲肱几上耳心甚怪之是日覺體中不佳歸

而卧疾遂不起且死曰吾今往東嶽作見報司矣  
數日其妻夢恩來家冠服如貴官語妻曰吾在見  
報司司事甚煩劇賴有鄉人常熟金某為同僚助  
理文書甚得其力可為我寄聲謝其家也妻以其  
言告家人既而金氏使人來恩家通問云吾主金  
某常熟學生今年得疾死死時自言為冥官与蘇  
城計某同司所言皆与計妻夢合始信其不誣自  
是兩家締交往来不絕

陳春居城南河上其家世祀唐忠臣張睢陽少襲神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三一

姓稱張素以米賈為業其隣陸姓構屋覆春後屋  
檐上二尺許每兩則溜盈室中衆家不堪春之伯兄  
聞而詈之急掖兄還室躬詣陸隣荆請随呼童奴  
盡鋸去己檐里人無不稱為長者後其子允中以  
選貢為安東邑博允恭以戊子鄉薦為宣平縣令

今孫曾輩有聲鬢序

上俱自紀

嘉靖三十七年莫城民家雞生卵卵殼有曹大起心  
一生辛勤枉爾生楷書二行字畫類文待詔若鐫  
刻者一邑驚傳觀者無慮千百亡何其家火是年



九月 日夜大龍長數十丈往來於天數次竟火焉

畢澤陸氏嘗於宅西開塹忽見龍骨一具頭尾皆全骨可數百石龍首藏於家後不知所歸

隆慶改元吳中大有年民謠曰隆慶元年米糶三錢銅杓閣起鏟力上前蓋以民間米賤多治飯也自後米漸貴夏米價恒至七八錢民庶艱食巨室兼并鄉城無弗苦貧矣三恪記此款時在萬曆中葉之後今數年來白粟價至一兩二錢民生益無賴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一三二

矣

按先君子輯此尚以一兩二錢為異今每石價至一兩六錢矣更數年後不知當何如恐非太

平景象也

陳德涵志

隆慶己巳家大人館瞿文懿公從弟景伊家在城隍廟南數百武始至相戒曰家有異崇幸無怖口不可得言日晡果見瓦礫紛然擲地或半空飛下而不中人至人卧輒止每夜恒揭去後屋瓦或半椽或撤壁半堵或襲景伊衣冠坐堂中而不見身首

或以笙磬鼓樂作於堂際溽暑時廚人煮粥崇撤  
竈灰入釜中令不得食一夕衆臧獲聚食奪其碗  
而擲之灶復鈎其足而仆之或以薰臘物燎之灶  
聞素不近家大人書齋一夕聞闕家大人如廁以  
方磚擲几上瞿氏子駭汗幾仆地後景伊中繇家  
旁落相傳宅後為神廟廢基每文懿公至數日甯  
息使道士禳之三日稍甯旋崇如初後建小廟栖  
神其崇遂止

縣尉丘郡嚴相國家僕也一時頗赫奕乙酉春治酒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四

會客婢檢廚中餘餚見雞肉上有氣如水晶中坐  
大士眉目寶纓如刻大駭棄之河明年郡敗李戒  
庵以為凶徵愚謂郡依附相府食御侈靡大士示  
幻以警之耳使郡能茹齋戒殺尚可挽回惜其不  
悟也

懶餘錄

邵舍徐思省主一公玄孫萬曆改元年三十餘矣夏  
月詣縣踐更受笞歸疫死家人具槥欲殮捫其胸  
猶暖姑緩之三日而甦具言死後事甚悉初冥吏  
二人攝去行四五里悉黑瀟地至一潭畔天如漏

光見所謂閻羅天子之府吏解徐入傳言用刑獄  
人數輩押至車輪所狀若水牛車周圍數重比刀  
劍光已接三十二人增徐一人置輪上四獄卒盤  
旋磨轉身從刀尖劃過痛楚萬狀死而復生者再  
頃復報命殿前復傳言付獄獄所謂虎頭城也徐  
入獄同獄者約四百多人問何時出乎同獄者笑  
曰我輩處此不知歲月汝新入遂思出耶徐因憶  
眷屬俱未了悲不勝見鐵柵外有男女散步逍遙  
者問此輩何不付獄衆曰彼皆念佛人何罪不久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二三五

生善地矣正嗟嘆間忽插花李王過見徐遽闌入  
与勞苦謂曰汝三世奉我今遇此忍愬然不一援  
乎竟挈徐出守者不可李王叱之令徐上門外李  
王入殿食頃出曰免矣放汝還世住十七年以庚  
寅二月十七日午時死給一符即命前二吏引歸  
仍至水潭推墮遂甦由是傾家奉佛至萬曆十八  
年仲春時至延蓮社友作佛事日當午忽中惡嘔  
噦卒社中一人不至翌旦此人遇徐藍袍方舄謂  
昨何以不來念佛倏不見急過其家具述所覩服

色正是殮衣

宋忠臣劉公錡即順昌敗兀朮者沒而為神有廟在  
邑西山麓忽一日神自能言聞者多死會脩廟南  
京有一妓發心買香柵一棵泛江而下捨為殿之  
正樑祭畢而以笞卜之不納數卜而並不納妓泣  
拜曰神即不鑒我我不能載之而還願留置於此  
俄焚紙炤飛木上此木長數丈大合抱片時煨燼  
威靈愈震士民不安適張真人以入覲過蘇士民  
往訴之真人查籍曰劉神不宜在此顯靈因假寐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六

少頃而謂衆曰非劉錡也乃檻下伏屍為祟耳衆  
歸發殿檻得一棺骸骨盡朽其壙志乃秀才也此  
後遂寂然

寅齋

上相神赤髮綠面而花臉乃唐開元時淮陰人張有  
嚴之子沒而為神宋太祖征太原著靈異而立也  
入國朝縣令某欲毀淫祠社衆以唐忠臣張睢陽  
有願為厲鬼語遂稱神為張睢陽祠得不毀它處  
貌睢陽者皆白皙都雅今吾邑亦竟以為睢陽不  
知有嚴之子矣

縣令留震臣嘗以暑月撝逋稅者久不釋骨肉銷爛  
及釋而兩手之指紛紛墮地幾可掬也後留以述  
職赴京蕭觀察應宮時在郎署謁留曰老父母真  
是樂只君子留大踖踏

萬厯十四年村婦生一物遍體毛目在頂兩角二脊  
一尾旋跳屋梁鉏擊之死

侍御錢籍盛時獲一異鼠毛連拳尾如獅唇眼俱經  
金絲籠盛之生五子毛色与母類侍御喜曰五鼠  
兆五子之祥乎延賓賞之客至而五鼠皆為母啖

海虞別乘

雜志

一二七

不踰月禍作三子死獄一子流竄五鼠其禍徵與

私志

湖橋鄒某夢人告曰我龍也明日有難君過湖橋須  
一援手及過橋舟觸網網中躍大鯉入舟鄒喜得  
魚急抵西城酒壚烹魚命酒忽憶前夢龍已醢矣  
久之鄒一子死非命迺知物數當窮魏徵莫救而  
不能全物者亦終受妄報無毫髮爽也

私志

萬厯戊子四月廿五日南門沈尚葵家人婦生一夜  
义赤髮一角身上皆白毛手足如人形而三口一  
在頭上隨撲殺之見者甚衆

二十三年甲午邑中忽傳狐狸精亂始於梅林芝塘鎮後及於城內能爪人膚成血紋不殺人若猫若猪若牛或若人形偶犯人則狂叫以逐升降上下不可奈何鳴鑼擊鼓破竹叩地相聞也六月廿八日夜犯通江橋人家其人半睡而此物壓其首迺大喊舉家驚擾此物騰上樓樓中瀦水於盆投其內不動舉燭視之則一紙孩也兩手兩足俱綴以細針蓋江西人之妖術所為耳妖黨每日於道上賣符收狐狸精最驗每符銀一分表裏為奸也然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八

穿窬之盜因之而有所憑藉儻履之則曰此是狐狸精也遂舍之去往往以冬瓜剗之而戴於首上遇識者則榜掠幾死

定塔始末萬曆己亥楚中段公然為邑令時邑士謀欲建塔於巽方時大參陳公禹謨尚為孝廉邑人士求具呈草以白撫臺陳公曰是呈須用形家言而兼之藻繪授簡於余余遂援筆草之草成進陳公擊節不已段公亦亟是之即上撫臺業允行議涓吉矣段公丁內艱遂不果踰數年邑紳觀察蕭

公復請於撫臺周公公許之時楚中楊公漣甫下車欣然協謀經始於戊申之冬興工於己酉三月其始也蕭公延余及方士戴姓者審定方址余曰審曲面勢固在是矣然古人興大事者必稽於卜所以經文有龜從筮從卿士從之說方士復不以為然余獨往以元龜卜之卜者云昨所定處織活成木兆塔於五星為木固大吉第慮有變更方士果避余而移三四丈又劓傷其脉甫五層而蕭氏父子俱卒遂中止越十有八年宗伯錢公謙益續

海虞別乘

雜志

二二九

成之經始於丁卯年九月竣事於癸酉二月

邑頂山白龍五月十三日生每歲以是日左右歸則必有雨雹雷電之異萬厯間龍過周市天青日皎乘溪雲冉冉行距地不過丈餘首尾鱗鬣畢見居民無不焚香瞻拜者又土人見龍挂曠野中如玉柱下垂水四湧噴珠洞心駭目須臾龍去如常固未嘗有水也

嬾餘錄

殷志伊之父晚年無子素契急不情嘗索逋北門某家某貧甚愆期殷逼之數矣一日謂殷今宵幸寬

我明日必償次蚤往則媒僧在門立契鬻妻矣殷愕然遽碎其契曰爾妻去誰哺爾子吾豈以數千文累一家化離遂去不復索明日殷過玄妙觀有道人與殷舊識驚謂之曰君氣色甚異今年有蘭信矣是歲生志伊至今人述之

同上

王篋頭住南門外貧而無賴夏日方旱所居臨支河河乾底裂水募數百千宛轉赤日中枯矣王方被酒慨然走外河舁水數十桶濡沫之是夕夢神曰汝澤及物賚汝一龍一虎覺而不解所謂自是改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四

圖從善生 漸通積鏹娶妻壬寅甲辰連生子呼為阿虎阿龍以應前夢今其子在驄馬橋鬻青果頗溫裕能養父母

又

大泓塘溫嫗勤於立家專收子母錢而出入頗不平一日雷震提嫗跪於庭手托兩升胸挂兩秤秤末入兩鼻竅下垂嫗僵跪半日迺甦後竟無恙年八十餘而卒人以為嫗述改過之力也

又

致道觀二門塑青龍白虎神像出宋人名手萬曆丙戌七月道士聞虎嘯於此甚咆哮床几俱動初不



知其為白虎之神是何妖祥矣後燬於飛火  
五渠橋下冰象可占水旱丁未冬冰作樹枝形次年  
大浸天啟癸亥冬作樹枝形次年復大浸又鵲巢  
亦有準高則汗旱低則潦每以拗而驗嬾餘錄  
王進士翼傲家有輿僕二人甲黠乙駿素不相能甲  
盜其主人之金事發嫁禍於乙時進士在官其紀  
網不能察致乙捕官嚴笞而追其金舉家疑寃而  
甲證之甚力乙窮迫口愈支離竟不能自白夜繫  
乙於旗竿下而甲身為之押夜半雷震劈旗竿為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四一

兩截甲遂殛死滿城聞雷甚厲而乙居其旁嗒然  
如弗聞者事乃白時天啟辛酉六月事也 同上

天啟癸亥地震東塔頂尖邪仆相輪古鐵片落明年  
二月寺僧淨仁謀於太學顧大韶重脩之庀材鳩  
工鑄相輪正頂尖自上而下九級至二級不數月  
莊嚴有加惟第一級猶敝壞難於施工而邑遭大  
水輟工久之至崇禎元年復續前緒迄於次年四  
月始克竣先後共費白金一千一百兩有奇顧大  
韶有記

天啟五年邑頗有亂徵妄男子顧扁頭湯二周長等  
歃血盟拂水巖期以五月某日舉事至期周聚徒  
城中四鼓造飯飯不熟城外引火放砲火輒滅內  
外不相應遂沈兵器於河而散然而踪跡已露時  
署縣陳別駕擒湯訊之狂悖不遜有天兵即到之  
語陳懼不敢加刑次日捕周久之方捕顧伏誅餘  
各杖百繫獄假令城內之炊早熟城外之砲發聲  
滿城被虔劉矣先是賊揭榜通衢云兵火一到先  
及鄉紳邑之大姓遽輦巨貲避城外有被劫於中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四二

塗者亦異變也

天啟六年二月廿九日南門驄馬橋西南火災焚死  
二十四人其地皆西向前臨運河

自紀

崇禎乙亥七月虞山西出蛟先是有毘陵周五陽善  
望氣至邑中言虞山當罹蛟害登清風亭見祀許  
旌陽曰賴有此不害至是大雨竟日河水驟溢五  
尺許蛟裂山而出從奚浦入江江濱水高丈許民  
居禾稼俱无害蛟穴在山腰方廣丈餘而已

魏氏世居報慈橋吳王李魏里中號為四姓吳則有

中丞文恪公訥御史公淳大理公堂李則有宮保  
文安公傑王則有工部公良翰而魏自怡晚老人  
嘉樂賓公忠以布衣自雄代有隱德愛嗜文墨与  
賢士大夫游至鳳衢公嘉謀始為碩儒脩潔自好  
四方從學者甚衆推為人師經師將貢於學宮而  
卒子浣初起家萬曆丙辰進士歷南京吏禮工三  
曹贈鳳衢公為吏部郎以廣東參政致仕時年五  
十也冲領崇禎庚午鄉薦魏至是始稱仕族矣其  
上世譜幾致散佚幸玉淵陳公與魏姻好見而收

海虞別乘

雜志

一四二

之繡奩中怡泉公踵門拜請仍為魏氏故物今日  
魏氏子孫有所考而論其先世者當頌玉淵公之  
德不衰

魏仲雪自叙

崇禎二年十月有巨魚乘潮近奚浦海口其形如象  
鄉民支解而分食之數日不盡

鈎黨之禍也友人顧塵客下詔獄余以數推之知必  
不免為之黯然仲恭曰盍推黨禍何日可解余曰  
不出三年國家有鼎革之象璫必殛死聞者鬩堂  
丁卯歲熹廟晏駕今皇帝繇信邸入繼大統獨持

太阿璫果殞死諸鬪堂者始信余言之非妄已已  
歲逆奴薄京城宗伯錢公牧齋屬余占之余曰吾  
兵非能勝奴某月某日當自退本兵大僚恐不免  
如期奴果遁去督師袁自如磔西市大司馬王葱  
獄死獄中數之不爽如此

自記

海虞別乘

畢

海虞別乘

雜誌

吾邑志書前明自張脩撰桑別駕鄧管兩孝廉  
脩外其私自纂述未經付梓者又有姚鳳來陳  
象賢龔淵孟三公余俱未之見也而陳裔孫衷  
一不墜家風先世遺書猶能保守庚午秋倩爻  
衛君奕芳往假始得盡卷快讀前後無序跋標  
目止分卷第共二十四卷悉羅列諸書以補前  
志未備亦間有出自己意處但自商周迄于勝  
國統貫世代其事難以類求今為詮次錄出首  
列明太祖大誥遵王制也餘仍仿桑志舊例比  
類分載其瑣碎隱僻者則入佚事雜志庶幾綱  
舉目張使讀者瞭如指掌亦一快也陳君博學  
深心初學集中玉淵生傳一首頗詳其寔謹弁  
於簡端以誌余慕乾隆十七年歲在亥默涖灘  
之三月朔後學魚元傳識於白茆王氏書塾